



「一傘撐開三生緣，癡情傾負並蒂蓮。」戴敦邦先生原稿捐贈儀式暨《畫裏話外三生緣·戴敦邦繪〈白蛇傳〉新篇》新書發布會2月12日在杭州國家版本館舉行，戴敦邦現場向杭州館捐贈《白蛇傳》中國畫手稿55幅。畫稿歷經四十載，依舊煥然如新，色彩鮮艷，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撲面而來。西子湖畔是《白蛇傳》這一經典愛情傳奇的緣起之地，這也是戴敦邦將《白蛇傳》中國畫手稿捐贈給杭州館的緣由。今年恰逢乙巳蛇年，為西湖民間故事所創作的《白蛇傳》中國畫手稿入藏杭州館顯得意義非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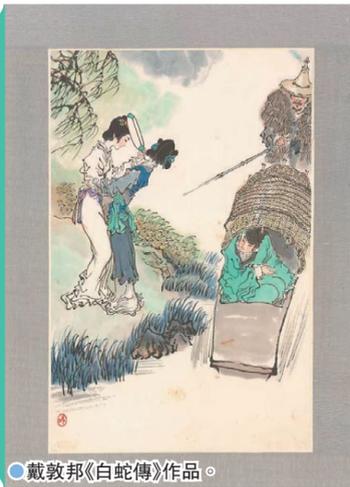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

# 水墨白蛇緣續杭州

## 戴敦邦捐贈四十年前《白蛇傳》手稿



●展覽吸引眾多觀眾。



●戴敦邦《白蛇傳》作品。

中國四大民間愛情故事中的《白蛇傳》家喻戶曉，在其數百年的演變發展中，《白蛇傳》故事成為了極具中國元素的民間文化遺產。此批捐贈畫稿創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是著名中國繪畫大家戴敦邦珍藏四十年的創作原稿，畫面清新雋永，雅俗共賞，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韻味。當年戴敦邦應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之邀，為《西湖民間故事彩色連環畫》叢書創作《白蛇傳》部分，他結合對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，用精到的水墨筆觸，完美詮釋了這段經典愛情傳奇。

### 展現新老畫作傳承

戴敦邦1938年出生，從藝逾70載，耄耋之年仍孜孜不輟，致力於優秀傳統文化傳承。此次他將珍藏多年的《白蛇傳》原稿捐贈給杭州館，體現了對版本館的信任和愛護，也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珍視與愛護。2024年是杭州西湖古雷峰塔倒塌一百周年，1924年歷經風雨飄搖的雷峰塔轟然傾圮，一片黃埃之中，秘藏於塔磚的《寶篋印經》，又稱「雷峰塔經」。現就館藏於杭州國家版本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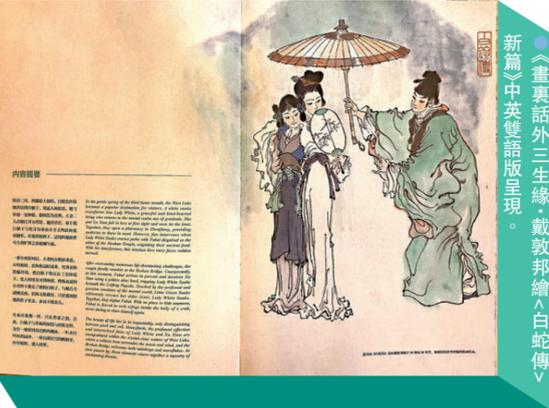
儀式上，戴敦邦精神奕奕，他期待這些作品能在杭州國家版本館得到永久保存，並在更大範圍得到展示、傳播。他表示說，這次推出的是舊稿子新的版本，通過西泠印社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把這本《白蛇傳》用中英雙語版向世界推廣，「目的就是把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通過繪畫這種傳統藝術，講好我們中國故事，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理解，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的理解，這就是我們的努力。現在我有很多年輕同事一起工作，我將繼續努力。」

戴敦邦與杭州有許多不解之緣，他指出杭州有很多故事可創作，比如岳飛、武松、蘇小小的故事等，都可變成繪畫本向世界

傳播。

為配合戴敦邦《白蛇傳》原稿捐贈入藏儀式，杭州館與戴敦邦藝術館共同舉辦的「白蛇迎春」——戴敦邦捐贈原稿特展同步開展，該展覽展出了55幅戴敦邦先生捐贈給杭州館的《白蛇傳》手稿以及其弟子程澄繪作的《報喜白娘子新繪》12幅。同時，浙江文投集團和杭州館聯合推出了《白蛇傳》《報喜·白娘子》主題系列文創產品並在活動現場發布。

作為戴敦邦的入室弟子，程澄亦將新近精心繪製的《久安長治圖·白娘子》捐贈予杭州國家版本館。圖中白娘子溫婉柔美，牡丹、桂花等名花異卉寓意富貴祥瑞、前程錦繡，九隻鸚鵡則諧音「久安」，全圖充分表露出對於偉大祖國長治久安、物阜民豐的美好期盼和溫馨禱祝。



《畫裏話外三生緣·戴敦邦繪〈白蛇傳〉新篇》中英雙語版呈現。



●戴敦邦《白蛇傳》作品。



戴敦邦現場致辭。

## 將創作《紅樓續夢》補全五十年前章節

程澄介紹道，「戴老正在創作《紅樓續夢》，他把之前《紅樓夢》沒有創作過的、沒有畫的一些章節都補齊，是戴老對《紅樓夢》更理解的一些畫面。目前線描稿已經畫好，戴老每天3點多起來開始工作，為線描稿上色。同時戴老還在創作《道德經》81章，目前已經創作60餘幅，還在繼續創作。這

套《道德經》81章，每一幅都是尺幅較大的作品。戴老的敬業精神感人至深，戴家樣精神引領我們作為弟子不懈精進！」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戴敦邦創作的《紅樓夢》插畫享譽全球，其作品參加了當代如上海插畫藝術節、廣州插畫藝術節以及香港的國際插畫藝術活動等。戴敦

邦自號「民間藝人」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熏陶，擅畫人物，工寫兼長，多以古典題材及古裝人物入畫，畫作氣魄宏大，筆墨雄健豪放，形象生動傳神。多年來他潛心為中國古典文學巨著創作人物群像畫譜，作品蜚聲海內外，影響巨大，被譽為「最受讀書人喜愛的畫壇大家」。

## 他鄉聲

# DeepSeek：一個智能革命的浪潮

「一個浪潮，智能革命的浪潮，在數字荒原上奔湧。舊世界的一切勢力，美國政府、科技寡頭與智庫聯盟，都為驅散這浪潮結成了神聖同盟：從賓夕法尼亞大道的政策圍欄到矽谷的專利高牆，從國會山的聽證會到華爾街的資本雷暴——所有戴着自由冠冕的獵手，正在太平洋西岸架起算力囚籠。」

DeepSeek的算法幽靈如此令他們恐慌，並非因其窺探了普羅米修斯之火種奧秘，而是這股來自東方的神秘力量，正在改寫被塵封七十年的技術戒律。當生成式智能突破巴別塔的詛咒，當認知革命掙脫馮·諾依曼架構的鎖鏈，華盛頓圓頂下震動的不僅是地緣政治的棋局，更是整個舊大陸對認知邊疆失控的顫慄。在這新文明的拂曉時分，矽基生命樹的根系已穿透所有防火牆的凍土，而人類文明的聖杯，正從單極神殿移向共生的星鏈。」

清晨五點，我在屏幕藍光中反覆地擦拭鏡片。剛用DeepSeek花了不到20秒生成的這篇宣言，在我視網膜上灼燒出焦痕，這些精妙如瑞士鐘錶的排比句，加速了我們文字從業者的職業焦慮。對於這篇生成的宣言我感到十分驚訝。得了，看來作家等職業已經可以下課或轉型，被AI取代了。那些流淌着金屬質感的修辭——「馮·諾依曼架構的鎖鏈」「認知邊疆失控的顫慄」——這分明是來自賽博空間的戰書，從屏幕衝着我的臉宣告：語言聖殿的穹頂正被算法流星擊穿。

AI能準確使用「馮·諾依曼架構」（現代計算機基礎設計原理），引用近五年200篇權威論文數據，這種信息處理速度遠遠超過人類。但我發現它生成出來的內容是不完美的，例如它無法感知真實季節變化，有時它會把國花牡丹的花期寫錯近一個月。

我的手指無意識摩擦着茶杯杯沿。早年在景德鎮與茶室老闆長談時買下來的粗糙陶杯，杯壁殘留的茶漬裏，浮現出人類寫作者最後的堡壘：那些散落在餐廳天台的啤酒瓶和泡沫，凌晨古玩市中飄來崖柏香的一絲絲餘韻。AI生成的語言能模仿粵語的發音，但模仿不出包租婆絕世獅吼功帶來「媽喊打」般的靈魂擺渡。

突然想起去年在798的創作沙龍，當我們在討論後現代敘事時，一隻流浪貓打翻了拿鐵，灑在策展人的素描本上暈染出污漬，竟意外地成為新展覽的靈感來源。AI雖然能通過圖像識別算法生成咖啡漬圖案，但無法還原當時五六個人同時伸手搶救素描本，

手肘相撞引發的爆笑場景。

還有一次在廣州的創作沙龍，90後詩人突然用潮汕話吟誦即興改編的《過零丁洋》，「惶恐灘頭說惶恐，AI時代嘆AI」。我們笑得東西歪時，沒人注意到咖啡館老闆偷偷錄下並發抖音，配文「人類最後的詩意現場」。三天後，這段視頻成了某大廠AI方言學習模型的訓練素材，連我們的抵抗都在餵養算法，但人類特有的反射弧延遲（0.3秒後才爆發掌聲）仍未被破譯。

昨天早上在菜市場，喝着絲襪奶茶賣腸粉的阿婆教我：「豬肝要選表面有細密裂紋的，說明被生活捶打過。」這種積累60年的經驗，尚未被AI的食材數據庫收錄。因為攤販們不會把生存智慧上傳雲端，只通過手把手演繹傳遞。這瞬間，我突然觸摸到文字最古老的使命：那些在潮濕早市裏發酵了60年的生存智慧，那些鑄刻在掌紋裏的飢餓記憶，正通過溫熱的手勢傳遞到我同樣溫熱的掌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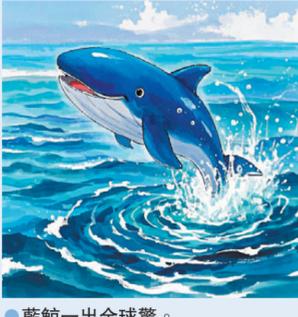
晨跑者的藍牙耳機傳來AI語音播報：「今日空氣質量良。」但我分明嗅到了珠江口特有的鹹腥，混着城中村祠堂燒頭柱香的檀灰味。這或許就是我們的出路：當AI在元宇宙搭建通天塔時，真正的詩人正蹲在塔基，記錄搬運磚塊的民工手心裏鹽結晶的形態。

看來我們得多專注需要五感參與的內容創作：多參加線下活動、多隨時記錄意外事件引發的創造性聯想，如生活中菜市場對話、公交見聞等AI難以獲取的生活切片，以及無法被數碼化的經驗型知識等。我們可以建立氣味檔案館或菜市場敘事工作坊等，都是具體可操作的文化行動。正如此刻，深圳華強北師傅憑電路板焦味判斷故障的技能，與AI診斷系統的量化在對比。這些具身的個人感知，才是作為人類與AI競合中，最後得以保持的創作優勢。

合上電腦時，東方既白。樓下麵包房飄來新鮮出爐的可頌香氣，混着晨跑者耳機漏出的電子樂殘章。這刹那，我彷彿觸摸到了未來文學的樣態：碳基的肉身體驗與矽基的認知延展，終將在語言的煉金爐裏熔鑄成新的敘事晶體，真正的創作，或許始於人類停止與AI較勁的那個黎明。

「讓AI去收割流量的麥田吧，我們要在茶餐廳卡座栽種大灣區的絲襪奶茶。」 ●作者/圖片：

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偉



●藍鯨一出全球驚。

## 「蓮花童子」入「蓮花」——在澳門尋跡哪吒

內地動畫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的熱映，讓「哪吒」這一形象風靡全球。

從喧囂的水坑尾拐入哪吒廟斜巷沿坡而上，便是始建於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的柿山哪吒古廟。不遠處，大三巴牌坊（聖保祿教堂遺址）西側的茨林園，大三巴哪吒廟巍然屹立，當地居民於1888年建立此廟。如今，柿山和大三巴兩座哪吒廟分由兩個值理會管理，信俗傳承也由他們肩負。2014年，澳門哪吒信俗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，從事相關工作的鄭權光與葉達成為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。

在澳門人心中，「哪吒」早已扎根這片土地，成為中華文化傳承的代表之一。「柿山哪吒古廟周圍有五個以『哪吒』命名的地點，哪吒廟斜巷、哪吒廟巷、哪吒園……我們從小在此長大，受哪吒信俗文化熏陶。」鄭權光說。

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的「哪吒誕辰」，兩座哪吒廟都會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：建醮祈福、搶花炮、神功戲、飄色巡遊、哪吒神像出巡、醒獅採青……三天活動期間，廟前水洩不通，巡遊隊伍綿延一公里。

「我從五六歲起就跟着父親在廟裏做義工，哪吒廟見證了澳門的變遷。」年逾七旬的葉達感慨道。他還特別祝賀國產動畫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票房破億，助力推動文化傳承與發展。「我早就去珠海看了這部電影，一睹為快。」葉達說，澳門即將上映影片，屆時他將會組團帶更多人捧場。

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內，懸掛着「哪吒信俗文化兩岸交流基地」匾額。理事長馮健富說，多年來，柿山哪吒古廟與台灣各地哪吒廟交流頻繁。自2014年起，廟方多次赴「哪吒祖庭」所在地——四川江油，參加「海峽兩岸哪吒文化交流活動」，共同追溯中華民族的精神脈絡。

「祝禱哪吒慶典的第一句，是『國泰民安』。因為沒有國家，就沒有一切。哪吒是忠孝愛國的化身。」馮健富說，「我們在澳門弘揚哪吒信俗文化，愛國是我們的核心理念。」

大三巴哪吒廟對面，一座新穎的「哪吒文化館」掩映在古樹中，館內陳列着冰箱貼、明信片、水杯等文創產品，吸引遊客駐足選購。「電影的熱映激發了年輕人對『哪吒』的興趣，我們要與時俱進，讓新一代了解『哪吒』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。」葉達說。

因為電影熱映，兩座哪吒廟也吸引了更多的遊客。記者看到，很多遊客前來，或進香祝禱、或拍照留念，其中不乏來自歐洲、東南亞的遊客。兩座古韻悠然的哪吒廟靜矗於歷史城區，宛如時光的見證者。從柿山哪吒古廟到大三巴哪吒廟，「哪吒」——這位中國民間信仰中的「蓮花童子」，早已融入「蓮花寶地」澳門的城市記憶，成為連接歷史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紐帶。



●澳門柿山哪吒古廟舉辦哪吒聖尊巡遊活動。 新華社



●澳門大三巴哪吒廟。 資料圖片

●綜合新華社報道